

<<老海棠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老海棠树>>

13位ISBN编号：9787500226406

10位ISBN编号：7500226403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中国盲文

作者：史铁生

页数：225

字数：13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老海棠树>>

内容概要

如果可以，如果有一块空地，不论窗前屋后，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什么，我就种两颗树。一棵合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我的奶奶。

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像她俩从来就在一起，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棵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

在我的梦里，围拢着她，奶奶坐在满树的繁花中，满地的浓阴里，张望复张望…… 这形象，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老海棠树>>

作者简介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

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初中，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

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后因急性肾损伤，患尿毒症至今。

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由此开始文学创作。

其中《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奶奶的星星》《命若琴

<<老海棠树>>

书籍目录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老屋小记庙的回忆我的幼儿园八子老海棠树孙姨和梅娘我二十一岁那年
往事笔墨良心我与地坛

<<老海棠树>>

章节摘录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北方的黄牛一般分为蒙古牛和华北牛。华北牛中要数秦川牛和南阳牛最好，个儿大，肩峰很高，劲儿足。华北牛和蒙古牛杂交的牛更漂亮，犄角向前弯去，顶架也厉害，而且皮实、好养。

对北方的黄牛，我多少懂一点。这么说吧：现在要是谁想买牛，我担保能给他挑头好的。看体形，看牙口，看精神儿，这谁都知道；光凭这些也许能挑到一头不坏的，可未必能挑到一头真正的好牛。

关键是得看脾气，拿根鞭子，一甩，“嗖”的一声，好牛就会瞪圆了眼睛，左蹦右跳。这样的牛干起活来下死劲，走得欢。

疲牛呢？

听见鞭子响准是把腰往下一塌，闭一下眼睛。

忍了。

这样的牛，别要。

我插队的时候喂过两年牛，那是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儿——清平湾。

我们那个地方虽然也还算是黄土高原，却只有黄土，见不到真正的平坦的塬地了。

由于洪水年年吞噬，塬地总在塌方，顺着沟、渠、小河，流进了黄河。

从洛川再往北，全是一座座黄的山峁或一道道黄的山梁，绵延不断。

树很少，少到哪座山上有几棵什么树，老乡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只有打新窖或是做棺木的时候，才放倒一、两棵。

碗口粗的柏树就稀罕得不得了。

要是谁能做上一口薄柏木板的棺材，大伙儿就都佩服，方圆几十里内都会传开。

在山上拦牛的时候，我常想，要是那一座座黄土山都是谷堆、麦垛，山坡上的胡蒿和沟壑里的狼牙刺都是柏树林，就好了。

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总是“唏溜唏溜”地抽着旱烟，笑笑说：“那可就一股劲儿吃白馍馍了。

老汉儿家、老婆儿家都睡一口好材。

”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姓白。

陕北话里，“白”发“破”的音，我们都管他叫“破老汉”。

也许还因为他穷吧，英语中的“poor”就是“穷”的意思。

或者还因为别的：那几颗零零碎碎的牙，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

尤其是他的嗓子——他爱唱，可嗓子像破锣。

傍晚赶着牛回村的时候，最后一缕阳光照在崖畔上，红的。

破老汉用镢把挑起一捆柴，扛着，一路走一路唱：“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声音拉得很长，虽不洪亮，但颤微微的，悠扬。

碰巧了，崖顶上探出两个小脑瓜，竖着耳朵听一阵，跑了：可能是狐狸，也可能是野羊。

不过，要想靠打猎为生可不行，野兽很少。

我们那地方突出的特点是穷，穷山穷水，“好光景”永远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

天快黑的时候，进山寻野菜的孩子也都回村了，大的拉着小的，小的扯着更小的，每人的臂弯里都?着个小篮子，装的苦菜、苋菜或者小蒜、蘑菇……孩子们跟在牛群后面，“叽叽嘎嘎”地吵，争抢着把牛粪撮回窑里去。

越是穷地方，农活也越重。

春天播种；夏天收麦；秋天玉米、高粱、谷子都熟了，更忙；冬天打坝、修梯田，总不得闲。

单说春种吧，往山上送粪全靠人挑。

一担粪六、七十斤，一早上就得送四、五趟；挣两个工分，合六分钱。

在北京，才够买两根冰棍儿的。

那地方当然没有冰棍儿，在山上干活渴急了，什么水都喝。

<<老海棠树>>

天不亮，耕地的人们就扛着木犁、赶着牛上山了。
 太阳出来，已经耕完了几垧地。
 火红的太阳把牛和人的影子长长地印在山坡上，扶犁的后面跟着撒粪的，撒粪的后头跟着点籽的，点籽的后头是打土坷拉的，一行人慢慢地、有节奏地向前移动，随着那悠长的吆牛声。
 吆牛声有时疲惫、凄婉；有时又欢快、诙谐，引动一片笑声。
 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
 人类好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清明节的时候我病倒了，腰腿疼得厉害。
 那时只以为是坐骨神经疼，或是腰肌劳损，没想到会发展到现在这么严重。
 陕北的清明前后爱刮风，天都是黄的。
 太阳白蒙蒙的。
 窑洞的窗纸被风沙打得“唰啦啦”响。
 我一个人躺在土炕上……那天，队长端来了一碗白馍……陕北的风俗，清明节家家都蒸白馍，再穷也要蒸几个。

白馍被染得红红绿绿的，老乡管那叫“zi chui”。
 开始我们不知道是哪两个字，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跟着叫“紫锤”。
 后来才知道，是叫“子推”，是为纪念春秋时期一个叫介子推的人的。

破老汉说，那是个刚强的人，宁可被人烧死在山里，也不出去做官。
 我没有考证过，也不知史学家们对此作何评价。
 反正吃一顿白馍，清平湾的老老少少都很高兴。
 尤其是孩子们，头好几天就喊着要吃子推馍馍了。
 春秋距今两千多年了，陕北的文化很古老，就像黄河。
 譬如，陕北话中有好些很文的字眼：“喊”不说“喊”，要说“呐喊”；香菜，叫芫菜；“骗人”也不说“骗人”，叫作“玄谎”……连最没文化的老婆儿也会用“酝酿”这词儿。

开社员会时，黑压压坐了一窑人，小油灯冒着黑烟，四下里闪着烟袋锅的红光。
 支书念完了文件，喊一声：“不敢睡！
 大家讨论个一下！”
 “人群中于是息了鼾声，不紧不慢地应着：“酝酿酝酿了再……”这“酝酿”二字使人想到那儿确是革命圣地，老乡们还记得当年的好作风。

可在我们插队的那些年里，“酝酿”不过是一种习惯了口头语罢了。
 乡亲们说“酝酿”的时候，心里也明白；球是不顶！
 可支书让发言，大伙总得有个说的；支书也是难，其实那些政策条文早已经定了。
 最后，支书再喊一声：“同意啊不？”

“大伙回答：“同意——”然后回窑睡觉。
 那天，队长把一碗“子推”放在炕沿上，让我吃。
 他也坐在炕沿上，“吧达吧达”地抽烟。
 “子推”浮头用的是头两茬面，很白；里头都是黑面，麸子全磨了进去。
 队长看着我吃，不言语。

临走时，他吹吹烟锅儿，说：“唉！
 ‘心儿’家不容易，离家远。
 ”“心儿”就是孩子的意思。

队里再开会时，队长提议让我喂牛。
 社员们都赞成。
 “年轻后生家，不敢让腰腿作下病，好好价把咱的牛喂上！”
 “老老小小见了我都这么说。
 在那个地方，担粪、砍柴、挑水、清明磨豆腐、端午做凉粉、出麻油、打窑洞……全靠自己动手。
 腰腿可是劳动的本钱；唯一能够代替人力的牛简直是宝贝。

<<老海棠树>>

老乡把喂牛这样的机要工作交给我，我心里很感动，嘴上却说不出什么。

农民们不看嘴，看手。

我喂十头，破老汉喂十头，在同一个饲养场上。

饲养场建在村子的最高处，一片平地，两排牛棚，三眼堆放草料的破石窑。

清平河水整日价“哗哗啦啦”的，水很浅，在村前拐了一个弯，形成了一个水潭。

河湾的一边是石崖，另一边是一片开阔的河滩。

夏天，村里的孩子们光着屁股在河滩上折腾，往水潭里“扑通扑通”地跳，有时候捉到一只鳖，又笑又嚷，闹翻了天。

破老汉坐在饲养场前面的窑顶上看着，一袋接一袋地抽烟。

“‘心儿’家不晓得愁，”他说，然后就哑着个嗓子唱起来：“提起那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破老汉是绥德人，年轻时打短工来到清平湾，就住下了。

绥德出打短工的，出石匠，出说书的，那地方更穷。

绥德还出吹手。

农历年夕前后。

坐在饲养场上，常能听到那欢乐的唢呐声。

那些吹手也有从米脂、佳县来的，但多数是绥德人。

他们到处串，随便站在谁家窑前就吹上一阵。

如果碰巧那家要娶媳妇，他们就被推去，“呜哩哇啦”地吹一天，吃一天好饭。

要是运气不好，吹完了，就只能向人家要一点吃的或钱。

或多或少，家家都给，破老汉尤其给得多。

他说：“谁也有难下的时候”。

原先，他也干过那营生，吃是能吃饱，可是常要受冻，要是没人请，夜里就得住寒窑。

“揽工人儿难，哎哟，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受的牛马苦，吃的猪狗饭……”他唱着，给牛添草。

破老汉一肚子歌。

小时候就知道陕北民歌。

到清平湾不久，干活歇下的时候我们就请老乡唱，大伙都说破老汉爱唱，也唱得好。

“老汉的日子熬煎咧，人愁了才唱得好山歌。

”确实，陕北的民歌多半都有一种忧伤的调子。

但是，一唱起来，人就快活了。

有时候赶着牛出村，破老汉憋细了嗓子唱《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到大门口。

走路你走大路，再不要走小路，大路上人马多，来回解忧愁……”场院的婆姨、女子们嘻嘻哈哈地冲我嚷，“让老汉儿唱个《光棍哭妻》嘛，老汉儿唱得可美！

”破老汉只做没听见，调子一转，唱起了《女儿嫁》：“一更里叮当响，小哥哥进了我的绣房，娘问女孩儿什么响，西北风刮得门栓响嘛哎哟……”往下的歌词就不宜言传了。

我和老汉赶着牛走出很远了，还听见婆姨、女子们在场院上骂。

老汉冲我眨眨眼，撅一条柳条，赶着牛，唱一路。

破老汉只带着个七、八岁的小孙女过。

那孩子小名儿叫“留小儿”。

两口人的饭常是她做。

把牛赶到山里。

正是晌午。

太阳把黄土烤得发红，要冒火似的。

草丛里不知名的小虫子“磁——磁——”地叫。

群山也显得疲乏，无精打采地互相挨靠着。

方圆十几里内只有我和破老汉，只有我们的吆牛声。

<<老海棠树>>

哪儿有泉水，破老汉都知道：几镢头挖成一个小土坑，一会儿坑里就积起了水。细珠子似的小气泡一串串地往上冒，水很小，又凉又甜。

“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你……”老汉喝水，抹抹嘴，扯着嗓子又唱一句。不知道他又想起了什么。

夏天拦牛可不轻闲，好草都长在田边，离庄稼很近。我们东奔西跑地吆喝着，骂着。

破老汉骂牛就像骂人，爹、娘、八辈祖宗，骂得那么亲热。稍不留神，哪个狡猾的家伙就会偷吃了田苗。

最讨厌的是破老汉喂的那头老黑牛，称得上是“老谋深算”。它能把野草和田苗分得一清二楚。

它假装吃着田边的草，慢慢接近田苗，低着头，眼睛却溜着我。

我看着它的时候，田苗离它再近它也不吃，一副廉洁奉公的样儿；我刚一回头，它就趁机啃倒一棵玉米或高粱，调头便走。

我识破了它的诡计，它再接近田苗时，假装不看它，等它确信无虞把舌头伸向禁区之际，我才大吼一声。

老家伙趑趄地后退，既惊慌又愧悔，那样子倒有点可怜。

陕北的牛也是苦，有时候看着它们累得草也不想吃，“呼嗤呼嗤”喘粗气，身子都跟着晃，我真害怕它们打架。

尤其是当年那些牛争抢着去舔地上渗出的盐碱的时候，真觉得造物主太不公平。我几次想给它们买些盐，但自己嘴又馋，家里寄来的钱都买鸡蛋吃了。

每天晚上，我和破老汉都要在饲养场上呆到十一、二点，一遍遍给牛添草。草添得要勤，每次不能太多。

留小儿跟在老汉身边，寸步不离。

她的小手绢里总包两块红薯或一把玉米粒。

破老汉用牛吃剩下的草疙瘩打起一堆火，干的“噼噼啪啪”响，湿的“磁磁”冒烟。

火光照亮了饲养场，照着吃草的牛，四周的山显得更高，黑黢黢的。

留小儿把红薯或玉米埋在烧尽的草灰里；如果是玉米，就得用树枝拨来拨去，“啪”地一响，爆出了一个玉米花。

那是山里娃最好的零嘴儿了。

留小儿没完没了地问我北京的事。

“真个是在窑里看电影？”

“不是窑，是电影院。”

“前回你说是窑里。”

“噢，那是电视。”

一个方匣匣，和电影一样。

“她歪着头想，大约想象不出，又问起别的。”

“啥时想吃肉，就吃？”

“嗯。”

“玄虚！”

“真的。”

“成天价想吃呢？”

“那就成天价吃。”

“这些话她问过好多次了，也知道我怎么回答，但还是问。”

“你说北京人都不爱吃白肉？”

“她觉得北京人不爱吃肥肉，很奇怪。”

她仰着小脸儿，望着天上的星星；北京的神秘，对她来说，不亚于那道银河。

“山里的娃娃什么也解不开，”破老汉说。

<<老海棠树>>

破老汉是见过世面的，他三七年就入了党，跟队伍一直打到广州。

他常常讲起广州：霓虹灯成宿地点着、广州人连蛇也吃、到处是高楼、楼里有电梯……留小儿听得觉也不睡。

我说：“城里人也不懂得农村的事呢。”

“城里人解开个狗吗？”

“留小儿问，‘咯咯’地笑。”

她指的是我们刚到清平湾的时候，被狗追得满村跑。

“学生价连犍牛和生牛也解不开，”留小儿说着去摸摸正在吃草的牛，一边数叨：“红犍牛、猴犍牛、花生牛……爷！”

老黑牛怕是难活下了，不肯吃！

“它老了，熬了。”

“老汉说。”

山里的夜晚静极了，只听得见牛吃草的“沙沙”声，蚰蚰叫，有时远处还传来狼嚎。

破老汉有把破胡琴，“吱吱嘎嘎”地拉起来，唱：“一九头上才立冬，阎王领兵下河东，幽州困住杨文广，年太平，金花小姐领大兵，…”把历史唱了个颠三倒四。

留小儿最常问的还是天安门。

“你常去天安门？”

“常去。”

“常能照着毛主席？”

“哪的来，我从来没见过。”

“咦？”

！

他就生在天安门上，你去了会照不着？”

“她大概以为毛主席总站在天安门上，像画上画的那样。”

有一回她扒在我耳边说：“你冬里回北京把我引上行不？”

“我说：‘就怕你爷爷不让，’”“你跟他说说嘛，他可相信你说的了。”

盘缠我有。

“你哪儿来的钱？”

“卖鸡蛋的钱，我爷爷不要，都给了我，让我买褂褂儿的。”

“多少？”

“五块！”

“不够。”

“嘻——我哄你，看，八块半！”

“她掏出个小布包，打开，有两张一块的，其余全是一毛、两毛的。”

那些钱大半是我买了鸡蛋给破老汉的。

平时实在是饿得够呛想解解馋，也就是买几个鸡蛋。

我怎么跟留小儿说呢？

我真想冬天回家时把她带上。

可就在那年冬天，我病厉害了。

其实，喂牛没什么难的，用破老汉的话说，只要勤谨，肯操心就行。

喂牛，苦不重，就是熬人，夜里得起来好几趟，一年到头睡不成个囫囵觉。

冬天，半夜从热被窝里爬出来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

尤其五更天给牛拌料，牛埋下头吃得香，我坐在牛槽边的青石板上能睡好几觉。

破老汉在我耳边叨唠：黑市的粮价又涨了，合作社来了花条绒、留小儿的袄烂得露了花……我“哼哼哈哈”地应着，刚梦见全聚德的烤鸭，又忽然掉进了什刹海的冰窟窿，打了个冷颤醒了，破老汉还没唠叨完。

“要不回窑睡去吧，二次料我给你拌上，”老汉说。

<<老海棠树>>

天上划过一道亮光，是流星。

月亮也躲进了山谷。

星星和山峦，不知是谁望着谁，或者谁忘了谁，“这营生不是后生家做的，后生家正是好睡觉的时候，”破老汉说，然后“唉，唉——”地发着感慨。

我又迷迷糊糊地入了梦乡。

碰上下雨下雪，我们俩就躲进牛棚。

牛棚里尽是粪尿，连打个盹的地方也没有。

那时候我的腿和腰就总酸疼。

“倒运的天”！

破老汉骂，然后对我说：“北京够咋美，偏来这山沟沟里作什么嘛。

”“您那时候怎么没留在广州？”

”我随便问。

他抓抓那几根黄胡子，用烟锅儿在烟荷包里不停地剃，瞪着眼睛愣半天，说：“咋！

让你把我问着了，我也不晓得咋价日鬼的。

”然后又愣半天，似乎回忆着到底是什么原因。

“唉，毳毛擀不成个毡，山里人当不成个官。

”他说，“我那阵儿要是不回来，这阵儿也住上洋楼了，也把警卫员带上了。

山里人憋着咧，只要打罢了仗就回家，哪搭儿也不胜窑里好。

毳！

要不，我的留小儿这阵儿还愁穿不上个条绒袄儿？

”每回家里给我寄钱来，破老汉总嚷着让我请他抽纸烟。

.....

<<老海棠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